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

友悌

詩曰因心則友傳曰兄良弟悌史佚有致美之論小雅形莫如之嘆蓋孝友之德通於神明而為民極矣中古已降遺文可覲乃有臨難而爭死備耕以給養割天性之愛全猶子之單緒銜死喪之戚棄仕籍而

長往分財讓爵正家睦族遠跡兆寵推致於天倫克
已紓禍全度於世難至乃字育孤幼養治疴瘵恭順
兼極勞苦無憚脊令急難之義以之而彰墳笮和樂
之美於是乎在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信
君子之所務也已

衛公子壽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而子朔之兄
也宣公欲廢太子伋而立子朔乃使太子伋於齊而
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者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
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
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白旄
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
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衛人傷而
作二子乘舟之詩

仲繇字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
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趙旃爲晉大夫晉楚戰於邲晉師敗旃以其良馬二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中

趙盾父衰娶狄女叔隗之所生也文公妻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原屏樓三趙姬以盾為賢請于公以為嫡

子後盾為鄉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姬

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成

公許之有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當為公行之官

盾本卿適其干公族使屏季以其故旄為公族大夫

漢陳伯有田三十畝與弟平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

學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

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覈麥糠中不破者京師人謂麤

屑為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棄其婦伯平之兄也史

不載官位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脫身

謂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

分與弟者數矣後代石慶為御史大夫

王商涿郡人商父封平昌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

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

無所受

金敞成帝時為衛尉病甚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

託帝召岑拜為使主客官各屬鴻臚主胡客也

後漢杜林王莽末客河西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
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建武中爲光祿代朱
淳爲大司空
淳于恭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
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
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遷侍中騎都尉
馬援兄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
不入廬位伏波將軍

虞延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從嘗嬰甲冑擁衛親族扞
禦鈔盜賴其全者盛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
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除細陽令

郭昌光武郭后之父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
國人義之昌追封陽安侯

趙孝字長平涿國人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
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
肥飽賊大驚並放之後孝徵拜諫議大夫禮徵爲御
史中丞

劉平本名曠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援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卻還取之平不聽日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後遷侍中拜宗正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弟季出爲赤眉將爲所脯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絲是顯名鄉邑後司徒府薦士而退

兒萌字子明齊國人車成字子威梁郡人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史不載官位

繆彤汝南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憤嘆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卒中牟令

魏霸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爲光祿大夫卒于官

曾恭與弟丕俱居太學恭憐丕少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膺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

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丕舉方正恭乃初始為郡吏

薛包父母死弟子求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加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贖給建光中公車徵至拜侍中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搏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思養加篤安帝永初二年除中郎

孔奮扶風人為武都太守弟竒游學雒陽奮以竒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

樊梵字文高長羅侯宏之孫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有孫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樊準宏之族曾孫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為光祿勳卒于官

陰興子慶封鮦陽侯推田宅財物悉與弟貞丹明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李充字太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共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

具充僞酬之日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開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啣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後遷左中郎將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後至司空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後至漁陽太守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惟而仕郡焉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二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

許荆武孫也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
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
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何令
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耶
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卒諫議
大夫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及各
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遽往就室

嘗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
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娶願自殺身濟弟季
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祿實因之英俊乞自戮以代
兄命盜賊乃曰二君所謂賢人即拜太中大夫伏竄
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走青州

鍾皓潁川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

隱密山密縣山也後辟司徒府自劾去

第五訪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嘗傭耕以義兄嫂有閒
暇則以學文拜護羌太尉卒于官

崔駟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後至長岑長

孔融魯國人也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以忠正爲中
常侍候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
哀有舊亡投哀時值哀出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
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
因畱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客就掩捕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哀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當坐之哀
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繇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
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哀坐焉融繇是名
震遠近後至中大夫

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元辟之翊陽暗不
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陳重爲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嘗遷爲會稽太守
遭姊憂去官

譙玄遷太嘗以弟服去職

魏張範之子陵及弟承于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
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
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
其言悉以還範初爲議郎參丞相軍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
姊宗族稱孝悌焉爲袁譚別駕

吳孫賁字伯陽父羗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甫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

舒仲膺兄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

晉王覽字通玄與兄祥異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毋少止凶害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嘗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遠奪反之自後朱賜祥僕覽輒先

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大中大夫歸老

高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武帝時爲廷尉其兄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嘗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

高崧字茂琰撫幼弟以友愛稱累遷侍中

江適字道載陳畱閩人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繇是獲當時之譽仕至太嘗

王微之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微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

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爾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仕至黃門侍郎

吳隱之轉征虜參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及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仕至光祿勳

庾袞叔袁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交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不相染也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異行者也

孫畧兄嘗篤疾經年畧窮自扶持侍藥石其苦必經心因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州府辟並不就

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汝陰太守黠之子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遼遂死於醫家家

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爾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仕至黃門侍郎

吳隱之轉征虜參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及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仕至光祿勳

庾袞叔袁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交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不相染也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異行者也

孫畧兄嘗篤疾經年畧窮自扶持侍藥石甘苦必經心因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州府辟並不就

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汝陰太守黥之子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遼遂死於醫家家

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爾今當復活慎
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
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
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慷慨曰非嘗之事古則有
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
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
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
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
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石崇重合淳行贈以其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
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取噉又未識人惠若
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舍後至光祿勳年
老遜位

李重字茂曾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
著稱

裴疑爲滎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爲玄菟太守
疑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
子開送喪俱南

祖約豫州刺史逖之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

孔巖爲吳興太守時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

謝玄以功封康樂縣公力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杜烈爲衡陽太守聞兄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士榮之

鄧攸没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研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子而及其弟子

餓甚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爾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又繫之於樹而去攸仕至尚書右僕射

周顛少有重名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顛顛陶然弗與之較又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後終尚書左僕射

徐苗性抗烈輕財貴義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

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
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
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竝不就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宋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位
司空將軍

張暢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鑿者云食緞墓膾可療牧
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絲是遂愈位侍中卒
會稽太守

胡藩字道序州府辟召不就頊二弟冠婚畢乃參郗
恢征虜軍事

謝述景仁之弟也景仁愛其第三弟彪而憎述嘗設
饌請高祖命彪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風意又
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頊至乃嘆及
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
帶不冠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元嘉二年徵拜中
書侍郎

蔡廓爲祠部尚書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
行公祿賞賜皆以入軌每有所資頊悉就典者請焉

從高祖在彭城妻郟氏書求夏服廓荅書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

杜驥爲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徵左軍將軍弟坦代爲刺史坦長子琬爲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勅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勅函已發大相推簡承都荅二諸郎開視帝遣王書詰責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帝特原不問

蔣恭義與臨津人晉陵蔣崇平爲劫見擒去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晞張妻及息告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治

罪恭協並赦任舍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今有罪恭身其分求遣兄協協曰協是戶主廷制所繇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義之日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愛其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茂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經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孽自外臧不還家所寓村

伍容或不知亦不合罪勒縣遣還復民伍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謝弘微居身清約羈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感過禮服雖除猶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旣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告之後未復膳羞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嗷歎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能及也位至吏部尚書

江智淵兄子繁早孤養之如子

王徽弟僧謙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徽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徽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僧謙卒後四旬徽終

沈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悵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湏輒取齊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嘗終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徐湛之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又識終吏

部尚書

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妹之鍾分祿秩之半以供贍西土稱焉

劉秀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

關康之弟雙之病卒迎哀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元嘉中詔徵不起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與兄勃遊桐廬名山因畱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曰隨兄得閒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治療顓當干祿以自濟取乃求虞海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元嘉初累徵不就

張欣泰父興世罷雍州在家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給事中纂之子少孤弟妹七人竝皆幼稚撫育姻娶罄其心力累遷新安臨海太守

王華爲侍中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從弟琨如親數相親薦爲尚書議曹郎

王僧虔兄僧緯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

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爾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爲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嗣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迴舟謝職無復遊宦之心矣

崔懷慎泰始初以父陷於魏遂入北至桑乾尋父已卒喪畢以弟在南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不載官位

虞愿爲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徙省步還家而待詔便歸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棘竟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也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詔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谷云得爾旦則爲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耳但令兄

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叱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袁察初名懿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顛婚者伯父洵謂顛父曰顛不堪可與懿孫婚爾時懿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特立志行見知

孫謙少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為行參軍

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然後立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其力操如此參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辛普明僑居會稽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豫章王辟為議曹從事

陶子鏘字海育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披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迺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畱心勞感之兄得釋

公孫僧遠以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飲送

之費躬負土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
太祖卽遣兼散騎嘗侍

鮮仲恭鴈門人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織毫財利輒
與兄弟平分史不載仕官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周之爲武進縣
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皆散周之

獨畱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旨哀切兄弟
皆見釋史不載仕官

吳達之義興人也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
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敬

伯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不受
田遂閒廢史不載仕官

陸澄弟鮮得罪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
血以此見原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未拜卒

胡諧之爲太子中庶子兄謨之亡上表乞解所職詔
不許

劉繪字士車太嘗悛之弟事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
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

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及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
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

劉濂兄渢南陽人事繼母有行弟濂事渢亦謹

王思遠爲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謝濬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兄肫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淪乃代肫爲啟上知非肫手迹被問見原王微字景玄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嘆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卽以遠爲光祿勳

王瑒字子璵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友諸弟稟其規訓

南齊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弟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嘗居上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劉峻孝孝標本名法武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較祕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

劉之亨字嘉會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旣不協懼爲所害故求出之以代兄之遴爲安西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嘉不曰兄弟因循

豈直大馮小馮而已

梁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也弟映字微遠三歲而孤昭映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映有文才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就官天監初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後昭守臨海陸雋饒之賓主俱懼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乃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

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後初還嘗同一室臥起時號爲三姜

庾於陵弟肩吾八歲能爲詩特爲兄所友悌於陵鴻臚卿鎮荊州大中正卒肩吾終度支尚書

韋叡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遷侍中給事中未拜而卒

何黠兄求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黠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徵侍中辭疾不赴

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撫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而貧瘁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

守下車莫不修謁史不載仕官

江革濟陽人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後革爲尚書駕部郎中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盧令革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若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

陳虞荔爲太子中庶子時荔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不遣荔因以感疾寄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亦感氣疾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

徐伯陽爲新安諮議參軍聞妹喪發疾而卒

顧野王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仕至黃門侍郎光祿卿

江德操字德操父革梁度支尚書德操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嘗侍自求宰縣出新喻令卒官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稱之終光祿大夫

張悌建康人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物三劫持去寔無一錢人已縣抵悌死罪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子唯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憂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兩全兄弟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

友悌第二

後魏李祐字長禧篤穆友于稱於世

李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

寇治為征虜將軍兄弟並孝友篤穆白首同居

陸凱景明初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一

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
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
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抱疾忍死者顧門戶計耳
逝者不追今中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房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
妹亡蔬食終喪暮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
弟景先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
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景先沈敏方正事兄
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叅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
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

瘳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崔光部好標勝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居喪不食鹽菜

因此遂為永病積年不愈

裴修字元寄早孤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
有道方次第矜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
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
稱焉

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貴封祿恩
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雒
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見
私寵也兄子韶嘗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

乃自安終左僕射

李瑒與弟諡特相友愛諡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俱哀歎之仕至鎮遠將軍岐州刺史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弟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幙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不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

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筋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

甄琛爲侍中領御史尉坐朋黨免官與弟僧林誓同居以沒齒

張烈爲瀛州刺史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

韓子熙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于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顏色又上書求祈與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所泣訴朝廷孝明詔案簡弼遂大見詰讓

李郁字永穆爲通直散騎嘗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

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房亮爲荊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

高恭之字道穆幼孤事兄如父母

孫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滂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卒於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裴敬憲學博才清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史不載仕宦

閻元明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史
不載仕宦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兄道輿死
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慙

北齊魏蘭根以西魏武帝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封鉅
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

高隆之以西魏文帝時爲荊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
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並求降已四階讓兄
騰並優詔許之

崔陵以文宣天保初降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
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廻授第九弟隆之
封隆之爲侍中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隆之表以先
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
之

李庶訴魏收爲史不直爲楊愔所譖死於臨漳獄中
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司馬子如爲司空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
士並加欽愛以此稱之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廻授兄
子膺之

高昂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

辭不拜轉司徒公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

陸邛爲中書侍郎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沈篤頓昧伏枕又盛風疾第五弟博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致性至慈博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邛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陸彥師爲彭城王浹東閣祭酒兄邛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

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後周李穆爲小冢宰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迴請封兄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事泄當誅植弟基當從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隋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丁母艱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兵曹叅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單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

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已絕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漲於津所寄度船人怒之搯方貴臂折至其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坐首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州狀以聞帝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裴子通開皇中爲大中大夫兄弟八人以友愛著名牛弘爲右光祿大夫有弟日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

弘聞之無所恠又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寬如此

韋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官至吏部尚書荊州總管

元袞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欲別居袞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袞無所授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煬帝卽位拜齊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其異母弟約性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素爲司徒封楚公

唐高士庶妹先適隋右驍騎將軍河南長孫晟生子無忌及一女卽文德皇后也旣而晟卒士廉迎妹及諸甥於家情禮甚至後仕隋爲通事舍人坐事謫爲交阯朱鳶縣主簿時行資不給又念妹無所庇賣其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價輕裝而去其友愛如此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

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間而不入自相誠曰無犯義門知本貞觀中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

魏徵以修定五禮當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鄉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徵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

趙弘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祿俸未嘗入於私室及兄卒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

虞世南爲起居舍人兄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宇文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

李勣爲司空與弟弼特相友愛

岑文本爲中書令旣久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待任較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令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因歔歔鳴

咽太宗愍其意而止雖召見文昭嚴加誠約亦卒無愆過又弟子長倩少孤爲文本所鞠養同於已子顏相時爲禮部侍郎性仁友兄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至孝母終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永淳初爲乾封尉屬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麤糲不充而無倦色

程務挺爲左驍衛大將軍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廻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務挺終爲太子洗馬蘇味道則天時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怡然對之不以爲忤論者稱焉

崔玄暉與弟昇交友愛至於親族子弟孤貧者亦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終中書令博陵郡王

豆盧欽望作相兩朝不能有所規正然於諸弟姪當代稱友愛

李嵩與兄昇弟暈甚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嵩

往來微行州人未嘗覺之其清慎如此卒太子太傅蘇頲爲相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終禮部尚書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玄宗聞其善政數嘗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竟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帝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陸南金開元初爲奉禮郎太嘗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來都南金哀而納之崇道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恠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繇是大知名

王維與弟縉閨門友悌多士推之維爲給事中祿山陷西京維僞授給事中及至德二年冬復西京維付吏議維弟縉時爲刑部侍郎太原少尹抗表請以已官爵贖兄之罪時爲臧等

李瀾爲徐州蘄縣令時東都未平梁宋間羣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害瀾女原武尉盧甫妻也見父被執號泣請代死亦爲盜所害至代宗永泰元年追贈瀾并渤等官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也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再入爲太子賓客卒

王遇嘗州民也弟遐廣德中並爲海賊所擒賊將捨一人兄弟相讓以死賊感義俱釋之

孫成爲長安令兄宿典華州以火災驚致瘖疾成素孝悌蒼黃請不待命陳之執政奔省於兄代宗聞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矣

郭曜尚父子儀長子天性孝友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命以四朝所賜名馬重寶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季

李承幼孤鞠於兄華之手旣長事兄以孝聞後終湖南觀察使

盧邁少以孝友謹愿稱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父弟起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及歸葬雒陽路出於

長安城東邁素友愛遂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從弔臨邁獨請臨第喪士君子是之

韋倫爲太子少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敬愛稱之陽城孝友不忍其弟異處皆不娶妾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十三餘癡不能如人嘗與其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客死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二弟舁屍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後爲諫議大夫

穆寧以秘書監致仕事寡姊以翁聞名

崔衍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衍繼母李氏不慈於衍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子以契書徵負子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李元素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弱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沒沈悲邁疾上疏懇辭職從之

田興爲魏博節度其兄融爲博州刺史興幼孤睦友而教道之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爲支郡守朝廷察其切誠不忍離其兄也故特授焉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能安貧苦易衣併食

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爲營巧以成其志業弟兄同致休顯士以此多之

嚴綬爲簡較司徒兼太子少傅卒于家綬財器不逾嘗品事兄嫂過謹爲人所稱

韋顓字周仁太子太師見素之孫也生一歲而孤事姊稱恭孝終吏部侍郎

杜式方司徒佑之子性孝友兄弟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經年號泣殆不勝情士頗多之官終桂管觀察使

保 韋夏鄉喜愠不形於色撫孤姪恩踰已子卒太子少

白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弟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官終刑部尚書

王起爲尚書左丞居兄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薛膺散騎嘗侍致仕革之子弟齊中飛矢墜于城下膺時爲左補闕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齊歿膺與弟褒庠處喪如禮朝之卿大夫暨縉紳者往弔繼路聞其哀號弔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

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梁張文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家孝悌其弟濟美早得心恙文慰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杜曉以宰相判鹽鐵兄光人有心疹厥候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挺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殆

李珽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縉紳所稱仕至右散騎嘗侍

晉張仁愿爲大理卿兄仁頴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風恙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

推爲孝友兄卒人弔之淚流蒲目而辭氣頓絕見者傷之

漢李濤仕晉爲中書舍人弟澣爲翰林學士對掌綸誥咸以爲榮澣後陷虜濤每見人自虜中來者必對

之慟哭有友于之義也

劉鼎善交遊能譚笑居家仁孝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乾祐初拜諫議大夫

周王珽字世美鄭州人多仁義重然諾撫家雍睦初與弟廷規同過河南累從藩職所置田宅物產皆弟

主之一無所詞歷工禮刑三部尚書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

姻好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蓋以合二姓之好正三綱之倫上以奉宗祖下以昭嗣續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所以參天地之數也仲春之會三星之期所以順陰陽之序也乃至始冠而成室既笄而言歸示為父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百五十三

婦好
卷之八

端表適人之道三代以降六禮具舉冕迎不以爲重
廟見必主於肅御輪奠鴈其儀克恭施於結禰所戒
尤慎故曰壻之父爲婚婦之父爲姻人倫之本莫斯
爲大亦有知賢而可妻貴德而忘醜靡取高援自成
嘉樹是則標梅之詠于以及時鳴鳳之占用昌厥後
者矣

晉重耳奔狄伐咎如亦狄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

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

陳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懿氏是謂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和

適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并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武子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

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令君出自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

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

坎下兌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雀示

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夫變而爲巽曰從風風隕妻不

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取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之文辭困于石往不濟也

總錄部

卷之八

二

坎為險為水水之險也石不可以動 據于疾藜所持傷也 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

因而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遇此六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喪其妻三失位無應則失 寡婦曰其所歸也

其所歸也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發言棠

公已當 遂取之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

援焉 繫援欲自結連於大援也 他日范祁懇之於范獻子 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

姓祁名 曰不敬吾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紡猶懸於庭之槐也

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楚昭王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逃王將嫁季芊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周劉氏晉范氏世為婚姻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晉悼公子愍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 僕御田獵 大叔懿子

止而飲之酒 懿子大叔儀之孫 遂聘之生悼子 悼子大叔疾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曰長可娶也雖在縲縲之

中 累黑索也繼學也所以拘罪人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适字子容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不

義而貴德 國有道不廢 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

故曰君子 復白珪之玷 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

冊序元室 總錄部 卷之六 百五十三 三

敬慎 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張耳嘗亡命遊外黃 命者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出而逃亡 外黃富

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言不侍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邸父客 父時故賓

客也邸歸也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

嫁之 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官為外黃令

陳餘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陳平陽武戶牖人 陽武縣名屬陳爾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及長

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

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

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

喪所獨視俸平 視而悅其奇俸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

家廼負郭窮巷 負請借也 以蓆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與陳平仲曰平貧不

事事 不產業事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

日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

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

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嫂如事廼母平既取張

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黥布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眾數千人

總錄部

番君以女妻之

公孫賀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

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

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厚

鄭宗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女嫁王家男又

娶也

張放得幸於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家女帝為

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時號為天子娶皇后

嫁女

翟宣者方進之子襲封高陵侯王莽秉政春陵侯傲

與安眾侯崇竝漢之宗室見莽將危漢室謀舉兵及

崇事敗傲懼欲結援樹黨乃為子祉娶宣女為妻東觀

日記傲為嫡子祉娶宣女習為宣妻使嫡子憚送入女門二十餘日義兵起也會宣義弟起

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傲因上書謝罪

後漢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馬融從其游學恂奇融

才以女妻之

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邗有道不廢邗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

之

公孫瓚遼西人也以母賤遂為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畧曰瓚性辯慧每日事嘗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其才

以女妻之

侯太守妻之以女

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四十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而怒曰妾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女妻之

荀彗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

張魯降曹公曹公為子彭祖娶魯女

魏荀彧父紕為濟南相紕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嘗

侍唐衛女

典略曰衛欲以妻女汝南傅公明公明取轉以妻彧也

彧以少有才

名故得免於譏議

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也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瑯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費賓伯名觀江夏鄆人也劉璋母乃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醜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謝援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

吳張昭字子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大帝聞而勸焉遂為婚

周瑜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

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

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潘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大帝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淵鄉令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

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

子衡寧為父貧者邪遂為婚

晉羊祜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論郡

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焉

郭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

皆配女婿

于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
顏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
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
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鄧攸嘗詣鎮軍賈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
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
女妻焉

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

劉殷新興人也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
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

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

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猿掾爾

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苛

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

養無主故爾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

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張宣子者并州

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

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

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

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

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孫晷以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劉遐廣平人性果毅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塲主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浮崑之以女妻焉

衛玠為太子洗馬懷帝時以天下大亂扶輿母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才於是娶焉

管彥者王裒同鄉人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拔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較尉卒而葬於維陽裒後便嫁其女彥弟複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自此誓今賢兄子葬父於維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王育少勤學同郡許子章嘉之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產育受之無愧色

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後

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王羲之司徒導之從子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事師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曰玄業兼綜練醫術

戴逵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師事徵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前秦韋鞮爲丞相王猛所罷重以女妻焉

南燕慕容超子初爲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獄掾呼延平救護之得逃去其後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娶之

宋殷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從王謚見而以女妻之蔡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

詔與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與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鄉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繇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亦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與宗女無子豨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與宗竝不許以女適豕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杜驥初隨父南遷時北士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蕭惠基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列屬見江夏王義恭義恭嘆其詳悉以女結婚鮮褐著作佐郎

南齊朱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嘆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謝滂莊之第五子也僕射褚淵聞滂年少靖正以女結婚厚爲資送

梁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卒遺嗣孤弱放嘗瞻恤

之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褚球少孤貧好學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恩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

陳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量深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徵時以從妹妻焉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叔父捨異之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

孫瑒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

徐浚子儉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父巡素與高祖相善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詣高祖高祖罷之命尙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

後魏公孫邃公孫獻爲從兄弟而獻才冠小寢而封愷之甥崔浩之壻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珥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

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李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姐妹神儁之從甥也盧

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鬪於嚴祖之門鄭卒

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哀

陸麗子獻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獻襲爵撫軍大

將軍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

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名姓殊爲重複時高祖未

改其姓

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不曜華彩故時

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母奇浩

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浮以爲傷恨復以少

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

遂重結好

盧淵爲侍中與僕射李冲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

仰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

遇頗亦繇冲

盧魯元爲太保錄尚書事子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

以元舅陽平王杜超主南安長公分女所生妻之車

駕親自臨送大官設供具賚以千計

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時瑀弟子五十餘人瑀有

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座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鄭幼儒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鄭義有文學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後為中山王獻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

甄琛為主客即迎送梁使劉纘纘子晰為胸山成主晰死家屬入雜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世宗時調之崔休字惠盛少孤貧矯然自立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贍以貨財繇是少振

茹皓為驍騎將軍有寵於世宗北海王詳以下咸憚之皓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強勸之云欲覓官如何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張宗之妻蕭思話弟之女蕭氏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俱之女蕭賴其給贍以自濟

尉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司直後司馬子如執

政瑾娶其外生皮氏女繇此擢爲中書舍人旣是子如姻戚數往叅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

後周長孫澄字士亮魏太師稚之子年十歲司徒李琰見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盧柔性聰敏好學頗使酒誕節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韋孝寬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

韋祐少好豪俠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

隋蘇威初仕周爲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妻焉

于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容貌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娶以季女

趙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家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惠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

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切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箒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蕭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楊素時爲尚書令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乎琮曰前以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羗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羗劣琮曰以羗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女妻之

虞世基幼沈靜有高才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唐武士護武德中簡較右廂宿衛旣喪妻高祖謂士護曰朕自爲卿更擇嘉偶隨曰有納言遂寧公楊達英才冠絕奕葉親賢今有女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

令桂楊公主與楊家作婚主降勅結親庶事官給柳亨爲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時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卽高祖外孫也

呂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振鄉人有程楚賓者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也爲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

張孝忠爲飛狐高陽二軍使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以孝忠謹直驍勇以其妻妹谷氏妻焉仍令悉統易州諸鎮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齊映大曆中爲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令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因妻以女

李若初太府卿道謙之孫少孤貧初爲轉運使劉晏下散職晏判官包佶察其勤幹以女妻之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以節鎮于金陵滉剛嚴少所接與獨於陵嘗所厚待因以女妻之

後唐鄭珽昭宗朝宰臣鄭啟之姪孫父徽光啟初爲

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全義子衍婚徽女珏以家世依張氏家于雒陽

孔循爲滄州節度使初其女與宋王婚姻長興初乃奏今旣封王私禮縣絕乞收就公禮

朱漢賓明宗初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結除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旣誅漢賓復爲上將軍

李象字昭文潯州樂壽人也父祖爲農象少學有文性長於左氏春秋天成中以本科調舉不捷明年改應進士登上第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任圜世爲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考茂弘乾符末選授夏縣主簿避地太原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團罔雍睦有裕風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團因任圖代憲二郡守罔交城令

晉錢元瓘兩浙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上書金部郎中賜金紫許再思等爲亂也宣州田頎要盟鏐遍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者俱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步而對曰唯大王之命繇是就親於宣州三歲復焉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也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

冊府元龜

姻好

卷之八百五十三

軍祖弘度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顯少憲敦厚靡
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
季之名士也深羅之以女妻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者必
形諸言言之文者以足於志昔之君子嘗從事於斯
矣及司馬譚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目揚推
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攸別然而挾術非一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三

一

揆營道非一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儒引殊塗
同歸之言以為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啻霸
者之佐去聖踰遠猶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比次
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自穆王以下間
焉周封為楚祖鬻音弋六反

尹佚二篇

周臣在成
康時也

管仲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

劉向

別錄九府書民間無
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嬰相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
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
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
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喜亦著書九篇名關
尹子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困於宋作中庸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坊序方巖立言
卷之八百五十四

漆彫子十三篇 孔子弟子 漆彫啟後

宓子十六篇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子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 說宓不齊語 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也 七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閔王問以依記者也

蚘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 右曰蚘姓也音以元反

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為 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七十子 之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宋大 夫在孔子後

田俅子三篇 先韓子 俅音求

我子一篇 劉向別錄公 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 墨翟 弟子

胡非三篇 墨翟 弟子

芊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 子之後芊音彈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 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 曰巧 心也

公孫固一篇 十八篇齊閔王失國問之 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 名元心 從墨子

徐子四十二篇 宋外 黃人

曾仲連子十四篇

別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四

別府... 立言... 卷之八... 百五十四

平原君七篇 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 虞卿也

李子三十二篇 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處子九篇 史記云趙有處子

列子八篇 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泔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同時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懷序列著數萬言為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

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加皆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孟子序文云孟子亦自知遭臧之讒毀值炎劉

之末奮進不得佐與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

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

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

着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難答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

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

遵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二雅之正可謂直而不

居曲而不屈命世

亞聖之大才者也

鄒衍齊人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

於身施及黎庶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術大並時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志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內之人所

不能覩稱引天地割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自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今慎子劉向所定有

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
 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佼恐并誅乃逃入蜀造書二
 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
 印與齊間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
 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虞氏春秋

魏齊事具總錄復讐門

蘇子三十一篇

名秦

張子十篇

名儀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別錄云鄭人知姓名

鄒奭子十二篇 齊人號曰彫龍奭奭音式亦反

閻丘子十三篇 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杜文公五篇 六國時劉向別傳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

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 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游稷下號談天口駢音步田反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黔音其炎切反下婁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 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是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

鄧析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

卒定公九年駟厥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刑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為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 趙黃公等同時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繇同時繇為三川守成公游談不仕

黃公四篇 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疵音才期反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劉何別錄云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蓋

史記所云
藏於徒者

呂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又若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云呂不韋相秦莊襄王乃上觀尚

書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世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千餘萬言

漢蒯通范陽人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篇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美而義深長也漢志載藏于五

陸賈高帝時為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焉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鄉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

平西侯著書十餘篇 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桓寬鹽鐵六十篇 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承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

寬次之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草太玄覃思渾天 覃深也渾天天象也 參

摹而四分之 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極於八十一旁則摹九

据 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

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其

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

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表七百二十九

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顛頊之

曆焉搯之以三策三而關之以休咎紛之以象類紛

播之以人事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智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之泰

曼漶而不可知曼漶不分別白損言蒙鴻也故有首衝錯測攤營

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之句尚不

存焉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劉歆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云玄

何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瓿小甕也雄笑而不應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馳殊相也大抵詆訾聖人即為

怪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言諸子之書文旨歸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

攪亂時政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

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

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嘗用法應

之謨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

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

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也凡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老聃著空無言兩篇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

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

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

冊時元龜

聖人詭達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嚴君平蜀郡人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

十餘萬言

嚴周即莊周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

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尚書獻之帝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

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體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職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

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光武續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

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辟命交至

竝無所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

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

鄧暉為芒長免官著書八篇

韋彪為太鴻臚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郡為功曹好論說始若詭異終

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閉門潛思絕慶弔

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恭邕人吳始得之嘗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

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錄是遂傳視焉又時人嫌

蔡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釋物

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辟命稱疾不就少學博士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說古今時俗行事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爲尚書郎著七說及書三篇

陳紀潁川許人實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爲諫議大夫著書數有十萬言又作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悅爲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甚通政體又著崇德政論及諸論數十篇

周黨太原廣武人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劉歆爲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有之稱號云

魏朗會稽人爲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

子

唐檀舉孝廉為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

崔實為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趙岐辟司徒胡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換次以為禦寇論

牟融為太尉撰牟子
魏劉廙為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為散騎嘗侍著樂論十四篇成夫王會明帝晏駕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為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

王昶為兖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嘏為河東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隋書

志載守身論一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簿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繇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如不以此所謂有其才而無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

新書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也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

桓威為成安令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為太子文學撰中論

王肅為中領軍散騎嘗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東中郎將撰萬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為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

訓厲臣子

李宓為漢中太守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為太子家令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瘵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為太嘗平尚書事後為大都督全琮父子所搆有司奏誣罔大不敬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殷基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唐滂隋志不載所在撰唐子十卷

張儼為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為大鴻臚撰裴氏新言五卷

秦菁隋書不載所在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為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自叙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爲清河內史著新書十篇

傅玄爲司隸較尉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齊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凡揚墨之流遁齊荀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袁準爲給事中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王長文廣漢郡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爾

周處爲御史中丞著默語三十篇

葛洪爲司徒王導諮議叅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凡以名書

韋謏字憲道為太子太傅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餘篇凡所述作皆深博有才義

杜夷為國子祭酒著幽求子一十篇行於世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徐苗高密淳于人也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公府五辟博士不就

夏侯湛為嘗侍撰新論十卷

楊泉者徵士也撰物理論十卷又太元經十四卷

虞喜以博士徵不就撰志林新書三十卷

于寶為散騎嘗侍撰于子十八篇

蔡歆為江州從事撰問論

顧夷為揚州主簿撰顧子十卷

呂竦為儒林祭酒撰要覽十卷

蘇彥為北中郎參軍撰蘇子

宣聘為宣城令撰宣子

張顯為議郎撰析言論二十卷

楊偉為征南軍師撰桑丘先生書二卷又有時務論

十二卷

前秦苻朗堅之從兄子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為散騎嘗侍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賀遵養為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為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大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嘗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嘆美之曰斯人言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

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李公緒為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徵不就撰典言十卷

比齊顏之推撰家訓二十篇後入隋為太子學士隋辛德源為蜀王諮議參軍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為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書為業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家所稱

唐崔玄暉中宗時為中書令撰行已要範十卷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為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為政於是採黃帝以還訖于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為光祿大夫退居秦中十年之間著書五

十卷名曰武庫集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

曠達 縱逸

曠達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簡中恬漠而自
適簡易威儀脫畧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任放肆
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

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其有望實既重才位兼
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經懷體寬裕以安異同
狗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修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
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茲乃處閒曠齊物我一端之
士也其或不勵風操惟任縱誕禮法之所見誚名教
之所不容者蓋亦無取焉

柳下惠為魯士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祖禘祫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魯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云善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 故繇

繇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辯建安初遊許下
魏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冬牟單絞之服

冬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 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槌蹀躞而前
一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躡鼓足槌及槌並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 容態有異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

袒衣 袒近身衣也 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冬牟單絞而

着之畢復參樞而去顏色不作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仙位至中散大夫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位至建威參軍

阮籍字嗣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爲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營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較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嘗往府內著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奇錦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其上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爲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繇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

阮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嘗自得於林阜之間仕至太子洗馬

張翰字季鷹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位至大司馬東曹掾王長文爲梁王彤丞相從事中郎在維出行輒着白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

顧和爲司徒王尊揚州從事日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物和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謝尚爲司徒王導府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
謂曰聞君能作鵠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
唯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
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
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
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
云卿欲希嵇康邪顛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位
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其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
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竟坐共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位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
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
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
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
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
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嘗弋釣林澤不

以榮爵嬰心也

孫統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鄴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子猷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

也其傲達若此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徽之嘗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日溫曰我方外司馬王猛字景畧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爲苻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用在必醉旣而退曾不恡情去留仕至彭澤令

鄭鮮之字道子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着青紋裋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熟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爲司空每朝賀嘗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止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並與讓焉

袁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爲中書令領丹陽尹位望雖重不以事

務經懷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
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
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
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參軍子隆深相
愛重數與談宴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
下面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閒放聲伎雜藝頗多
開解

梁何點字子皙廬江潛人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
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河側劫以刀
斫其頰着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
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爲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
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
數甕而已

江革爲度支尚書以強直爲權勢所疾除光祿大夫
領步兵較尉南北交二州大中正優游閒放以文酒
自娛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爲侍中領
軍將軍出行嘗欲褰車帷幔左右輒陳以位望隆重

人其膽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陪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前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脯緝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悒使人無氣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閒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魯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任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醕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畦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

北齊邢劭字子才初仕後魏爲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爲太嘗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雖望實兼重不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嘗在一小屋果餌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劭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下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爲司州治中從事時將家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梁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游道答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固大癡李元忠仕東魏興和未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晞爲嘗山王并州司馬性閒淡寡欲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後周韋夔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嘗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爲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情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天寶待詔翰林白旣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杜甫字子美爲嚴武劔南節度叅謀簡較尙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簡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爲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簡束其察長局吏咸忿其踈縱渾旣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爲左補闕其後爲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與親故尋勝讌賞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吾方柳宜城悉是拘俗之人矣

白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欲奮厲効報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吟詠爲事後爲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嘗隨哀挽者學紉謳猶嗜其聲位至昭義節度使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繼已凋謝每聞凶計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貴執政者嘗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維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以間厠維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塋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塋事

縱逸

夫人稟五嘗之性首萬物之靈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有位動靜有嘗故不可以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為懷誕縱成志不護細行罔媿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禮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韋弦之戒傲不可長其斯之謂與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初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弁召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間讀甚都閑

美之稱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云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及飲

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

音也恐不得當也當與對偶之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

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止奔相如

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

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

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侍曹

輒詣寺舍曰遵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日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爲侍中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時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

虞延陳留東昏人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至司徒

孔融爲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後至徐州刺史

游楚爲隴西太守蜀寇至堅守徵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

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簡時人少貴之者仕至健爲太守

吳潘璋字文珪魏郡發干人大帝爲陽羨長始往隨帝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帝奇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爲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猶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及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塋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始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籍任性不羈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
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
之亦不疑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
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王廙字世將爲荊州別將廙性雋又率嘗從南下且
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自適王
導謂庾亮曰世將爲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王濟卒將塋
時賢無不畢至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
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試
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
濟死乎

胡毋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爲樂安太
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
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
傲達

謝鯤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
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文高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阮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子也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醉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褒爲車騎將軍鎮庾陵高選僚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

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
歛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
端拱嘯詠以樂富年爾後爲黃門侍郎散騎嘗侍以
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王戎爲人短小仕率不修威儀官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
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
誕窮歡極娛敦爲大將軍

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雒經吳閶門於船
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欣悅問循
知其入雒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
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琴及卒家
人嘗置琴於靈座翰哭之慟旣而上床嘆曰顧彥先
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旣已不弔喪主而去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
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劉
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得
其死默然不答

郭璞雅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

郎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辦作袁念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謝奕與桓温善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恠温不之責

王忱太原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恡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形而入繞

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爲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叅軍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日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座竟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宋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光祿

范曄爲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塋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浮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闢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僞不仕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

子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謝靈運爲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縣邑也

王敬弘爲天門太青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位至中書

南齊張欣泰爲直閣步兵較尉戍羽林監欣泰通陟雅俗交結多是名士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

至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

卞彬爲右軍將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頻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情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蓆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灌無時怒害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蝨有嘖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从襟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計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爲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抗皮爲肴饌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鄉都不操名器何絲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鞞豈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爾

褚蕢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牛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猶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令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

冊府元龜 卷之八百五十五
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
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飲不復持簡操久之復為諮
議叅軍出為黟縣令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性通脫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
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
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
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
奏坐免官

劉緩字舍度為湘東王中錄事虛遠有氣調風流迭
宕名高一府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
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為散騎嘗侍夏月著犢鼻禪承朱衣為有司
所彈其作為如此

後魏薛裔字豫孫父為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
賓客聲伎以恣嬉遊

柳遠字季雲性羸疎無拘簡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
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
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
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簡

劉逸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
交遊善戲謔郡辟爲功曹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
至黃門侍郎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謂後仕
至開府儀同三司

唐李伯藥以蔭補三衛隋太子勇召入東宮補通事
舍人伯藥少時疎放好與綺紈公子相追以詩酒爲
務十年不徙官所與交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季弟也少任俠善騎射嘗以
馳射爲事不事大業末爲涿郡倉曹書佐太守崔弘
度甚愛狎之每與之爲弋獵絲竹之寶貞觀初拜右
武衛將軍累封丹陽郡公尋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
之別業然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弁
南山四至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之類千萬
爲羣隨逐噪之時臨昆明池鳧鴈亦皆散去郊野號
爲烏賊卒時年九十餘贈幽州都督陪塋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好擣蒲飲酒其孫汪無
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

徒相得

賀知章爲祕書監晚年猶縱恣無復規簡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恕爲懷州刺史累遷賓客嘗侍筵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未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意未嘗問家人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爲祕書監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時不反旣冠連中文科猶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時多悽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幕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累官至簡較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齎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

鞞出中一鐵搥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異饌勿
敗餘食按其後率如此

晉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雒下與右僕射盧
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
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
人無間然雒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
財利開運初卒於雒陽詹家無長物塋具不給少帝
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塋事贈太子
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爲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
伊雒之間不以晝夜爲拘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
留已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五

二十六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六

知音

傳曰惟君子為能知音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為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賾索隱參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

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細釋
 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
 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
 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竹

於解谷崑崙上北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

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黃鐘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

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比

也相生也故謂之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

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

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一日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

笛吹之作鳳鳴

泠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泠州律中無射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

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絲器以發天子省風

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

行音而小者不窳窳細而不滿大者不樞樞橫大不入則和於物

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

億安也

窅則不成

不充滿人心

樛則不容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鍾楸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虜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

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召師涓曰吾聞

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

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

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

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

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

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

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

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

中故聞此聲必於僕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

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

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

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

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

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

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
 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
 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
詠入風南風
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
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
歌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
 必無功不時謂
獨歲月叔何日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後
不如人和

平公鑄為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公曰吾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
 鐘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其鐘之不調
 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

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
 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
 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周用六代之樂
堯曰咸池黃帝

日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
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

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
 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
 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人黯然而黑

黯黑貌

幾然而長

詩云頎而長兮

眼如望羊

望視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驚衆病

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

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日及時事也

時至武事當施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

非武音也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

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

說也書曰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

也

萇弘周大夫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謂久立於綴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

居猶安坐也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

且夫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成猶奏也每奏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

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

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

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

以充武夾振之而駟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樂也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六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驚衆病

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

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日及時事也

時至武事當施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暎至地也憲讀日軒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

非武音也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

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

說也書曰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

也

萇弘周大夫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謂久立於綴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

居猶安坐也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

且夫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成猶奏也每奏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

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

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

夾振之而駟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

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分夾而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是成

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

獨未聞牧之語乎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以所

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依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摺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於堂

制耕籍籍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五更

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之太學日東膠若此則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

言武遲久為重

禮樂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魯太師摯識闕雎之聲而首理

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

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而歌小雅正直而清蕙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屢數也數

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故歌

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本居中矩句中鈞

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

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

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

琴按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絃

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攬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

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曰不獨語

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

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

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

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

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微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揚激楚舞鄭妾麗色淫日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獵平原馳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謂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壞曲池旣已湮墳墓旣已平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日未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羽角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

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

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家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

傳客之互以聞於秦始皇始見人有識者乃曰
 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
 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
 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
 舞

李延年善歌為新樂聲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
 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
 為之新聲曲延年繇是命為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筌篥以祠太乙

或云候
 臆所作

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
 訛為筌篥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勃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
 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
 者定與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

京房好鐘律知聲音

房本姓李推律
 自定為京氏

官至魏郡太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
 音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常為騎都尉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爲左中郎將好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醢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螿蝦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螿蝦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螿蝦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露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王允董卓等而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太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作歌曲曰奕奕天門開

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望士爲知己
死玄爲悅已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旣捷
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荊州
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
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
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
聰慧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
郎鄧靜尹齋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
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
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當時貴人見
知夔令玉鑄銅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
甚厭之反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作更試然其知夔爲精而玉
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
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
色繇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擊夔使願等就學夔自

謂所習者非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
 子河南邵登張泰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禎司律中
 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正
 莫及夔

荀憚為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而顧
 吳人謚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備將軍

晉孫氏善哥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

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箏宋生善琵琶尤發新聲竝魏

晉之世人也

傅玄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

何但夔牙同契哉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荀勗為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竝行於世初

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

曰得牛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

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

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

達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嘗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

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

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

玉尺勗以較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於

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共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勗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聲藩子邃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或太后時蜀人蒯郎於古墓中得中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謂之阮咸郎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

雅也

稽康為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人士莫不痛惜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爲王敦大將軍長吏

紀瞻解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嘗侍驃騎將軍

桓伊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封永新縣侯進號江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爲伊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時謝安女壻土國寶專利無簡安惡其爲入每

抑制之孝武末年嘗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

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益極而構會之嫌隙

遂成帝召伊飲宴女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

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

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

一奴善相使串帝稱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

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
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
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
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
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
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娛義熙初以散騎
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
太守

姚卮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
其盈虛爲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六

十八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詔竝不應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臯善彈琵琶能爲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
臯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帝彈嘗宴飲歡適謂臯曰我
欲歌卿可彈臯乃奉旨帝歌既畢臯亦止絃位至右
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鍾
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
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爲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
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
遂清越

戴顓字仲若父達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
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
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
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
顓服其野服不改嘗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
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顓合何嘗白鶴
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

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顓隱遁有高名

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絕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王僧虔爲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爲太嘗加給事中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輒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爲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旣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
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
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
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
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
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
雙璫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
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挿樞琴坐客過以筋扣之
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
通焉位至尙書儀曹郎吳令

後魏陳仲孺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
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
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眇焉後漢熹平
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孺自受
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
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衍成數

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
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
所得度量衡曆皆出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
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
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
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
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六十宮商相與微濁
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
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
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
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
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
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
濁微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
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
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
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往相順若均
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

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
商角羽竝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
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
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
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繇可諧仲
孺以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嚴嵩父
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
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
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
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准須柱
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一絃復應若爲致令
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又復十之是爲於准一寸之內亦有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
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
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人准嘗尺分
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旣微器宜精妙
其准面平直頤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

隋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传來消息調准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則音不和平仲孺尋准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後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中有准旣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廷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其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一足下可粗識音韻終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孺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

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非嘗人所明可如其所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
暇嘗自操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位至
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
作佐郎

裴靄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靄之師
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搔字德沈少聰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別造一
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郎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當時以為絕妙位至兗州刺史

爾朱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陰永興於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

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考梁郡

以父蔡為梁王襲封梁

其慎

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
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

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徵爲太嘗卿解音律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長孫紹遠爲太嘗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恨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鐸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祿大夫長孫覽尤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嘗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繇是寶嘗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嘗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

高下宮商畢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嘗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嘗問其可否寶嘗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嘗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帝從之寶嘗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制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嘗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嘗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嘗嘗聽太嘗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嘗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人瞻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寶嘗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竝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

及竇嘗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全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竇嘗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竇嘗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以藝遊王公之門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鐘律位至上柱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曉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夫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唐張文叔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公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叔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右鐘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叔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文叔扣其一日是

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真爲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真謂道士劉槃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槃儼奏其事擢嗣真

爲太嘗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上風柔緩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爲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來樂府堂堂之曲

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

若中宮僭擅復歸

子孫則爲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性所闕知者莫敢聞逢其事天后末嗣真爲御史大夫嘗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磬聲有應者在今弩

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天后潛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奠簏者乃嗣真所得者也

裴知古爲太嘗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日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卽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始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弼夔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聲使夔聞名之無誤繇是反欵伏又雒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異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聲數處而去遂絕僧告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

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閭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

忒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沈善音律太嘗久亡徵調沈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爲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

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爲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

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

絃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爲太嘗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卿

高郢所賞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

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

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

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

節彌露王陵都督楊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王欽諸

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臯之於音可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晉守崔令卿爲太嘗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召令卿對令卿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批其管使如簫焉以吹之諧於金石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爲比

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爲教坊副使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効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作歌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仁裕爲文之外亦曉

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羣臣於永福殿樂奏黃
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
之曰奚以知其然對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
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
合十一月而生黃鍾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
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
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
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
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曆生律以律合呂
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
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表
大之筭則精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
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
人七宗者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
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
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興鬼主乎商天
根須女庖俎鳥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
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搏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
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輶車主乎羽角之數六

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筭音以定主筭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繇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為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准并行於世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八

醫術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稽勞而制其食蓋以十全者為上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誠以其繼志肄業傳習精練除疾蠲痼功效顯著之謂也自俞扁和緩擅名

於前代漢魏而下高手繼出其操術之妙亦幾於神
簡策所紀爛然可觀若乃審四時之候究六癘之本
調五味五穀五藥之品視五氣五聲五色之狀兩之
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則人之死生繫焉在
執藝之工為難能矣

醫緩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
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病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也肅膏
其二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也公曰良醫也
厚為之禮而歸之

醫和秦人也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規救君過故
將死而不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

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

於是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物竝奏所以成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循心也為心之節儀天有六氣謂陰陽風

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發為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陽風

宮徵淫生六疾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之化分而序之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節過則為畜古災字陰淫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

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雨淫腹疾雨濕之氣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宴寢明淫心疾明盡也思慮煩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嘗隨男故言陽物

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平出告趙孟趙孟曰誰

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畜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淫溺沒於文皿蟲為蠱文字皿器也器受

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

風而皆同物也物猶趙孟曰良醫也乃厚禮而歸之

文摯宋醫也齊王疾痛齊王愾王宣王之子痛使人

鮮痛也一日善瞳臥也

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

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怒讀強弩之弩

也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

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緩也文

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

三期也三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

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怒果甚不

與文摯言之也文摯因出固辭而重怒王叱起疾乃遂已徐已

愈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

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棄之三日三夜其顏色不

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

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趙扁鵲渤海郡鄭人鄭當為鄭今莫州縣姓秦氏名越人少時

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

桑君亦知扁鵲非嘗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

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

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池上

水謂水未至此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三十日當知物

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爾為醫或在齊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為大夫專國
 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
 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友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
 之子且令而國也而汝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
 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
 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公之病與之同不出

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三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均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
 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蜀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
 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
 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

叔謂棺歛

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按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乎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後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日眩然而不曠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徧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

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

希服臆寃精泄橫流涕長潛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希不能自止忽

忽承睽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

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緣中經維絡維

作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作陰脉上爭會

氣閉而不通陰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

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

已癢一作發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

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

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

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熨之以

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

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

使之起爾虢自晉獻公時滅至是扁鵲過齊齊桓侯

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勝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

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鵠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是時齊無桓侯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繇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為齊國太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時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時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意年二

得是師臨菑元里公乘陽

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日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於公臣意即日奉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當已為人治診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後八日發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濁一作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貫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

之界

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

上二分而膿發五界而癆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

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

蒸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

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之曰氣鬲病使人煩蕪食

不下時嘔沐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為之作

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

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

一作罷又作極

躁而經

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

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

邊溢也謂

病邊心者猶刺其心

故煩蕪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

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癘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

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

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

右一作又

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

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

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

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

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
 水面莒橋梁頗壞信則繫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
 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聞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
 液火齊湯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
 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服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
 間濁濁一作電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
 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
 意入診脉口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
 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
 汗出溲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
 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滋然風氣也脉法曰沉
 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腎腎切之而相反
 也脉大而躁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供養此不當醫治法
 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一作此

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

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

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

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

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

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膈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

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

故曰五日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

診其脉曰遺積癥也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

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

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一云未然合也是脾氣也右脉

口氣至緊小見癯氣也以此相承故三十日死三陰

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

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前一作勤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言動徹入

四支迴風者飲食下嗑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支迴風者飲食下嗑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支迴風者飲食下嗑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支迴風者飲食下嗑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飲食下嗑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蹙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一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婦一作奴奴 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刺

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蹙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蹙陰之絡結小腹也蹙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炙其足蹙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

一作齊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即刺其足

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
 比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
 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
 四人臣欽若曰史記索隱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
 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
 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
 人召卽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
 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
 夫病齟齒臣意執其左太陽明脉卽為苦參湯日漱
 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問曰食而不漱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葺
 藹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
 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於闔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
 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
 兩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
 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

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
 與倉公立卽示平日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
 謂之曰公奴有病乎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
 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
 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
 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
 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
 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
 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臆上爲重頭痛身
 熱使人煩憊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脉
 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
 所以臆頭熱至有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
 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
 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要與腰同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末舍五藏急治之病
 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
 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壻也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有方石

京倉廩之屬也

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

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

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

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

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

也臣意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

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

診其脉時切之腎病也齧而不屬齧而不屬者其來

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

得也臨淄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爲寒熱篤當

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曉瘕曉瘕爲病腹太上膚黃

麓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卽出曉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曉得之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

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

刺麓而毛美奉髮

奉一作奏又作拳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

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

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

如

病得之飽

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

酒來卽走去疾驅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

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日沒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墜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脉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合一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

及鑿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
 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忿發
 為疽意告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為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
 矣齊王故謂陽虛侯時病甚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
 乘醫皆以為廢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
 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
 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若

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一作瘖即死今聞

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二反字一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痲牡痲在鬲

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

力者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踵要廢寒汗出多即嘔血

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絡一作結壯痲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

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

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

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

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

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病人以

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

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得者合脉法以故至

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

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

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

諸侯王大臣有嘗問臣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齊文王

也以文

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

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時諸侯得

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

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

安以故得診安陸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爲肥而畜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宴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

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

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今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問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手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揚中情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

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揚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

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朱邑一作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禹學臣意

教以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亦處歲餘菑川玉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按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

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周仁其先任城人以醫見

見於天子

為太子舍人積功遷

至大中大夫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

之後為廣漢太守王莽前輝光卒

後漢涪翁不知何出嘗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

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

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

迹不仕

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

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

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

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

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

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

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封

黃憲父為牛醫

阮炳字叔文為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魏東平王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竝行於世

世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勇

古敷字與專相似屬書者多不能別尋也

字元化其名宜為敷也

游學徐士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仙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湯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腸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

亦不自寤一月間卽平復矣故其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渴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涕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竝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嘗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垣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嘗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今不得愈佗與

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
呻吟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旁
人數爲易湯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
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
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日君早見我不至此
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
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
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之語之曰向來
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
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病
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
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
無何棄去畱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
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旣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
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病十載壽俱當盡不
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
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胃中煩懣
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

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三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嘗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脈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生出血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

其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旣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其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嘗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於難濟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爾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

傳付許嶽考驗首服苟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繫
 宜舍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
 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
 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
 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
 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
 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僵死也初軍吏李成
 苦咳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云君病腸臃
 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兩錢散當吐二升餘膿
 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

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

謂成曰卿今強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案古語以藏為去也

以待不祥先將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

已故到譙適值佗見叔忽忽不忍從求十八歲成病

竟發無藥可復以至於死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

守廣陵劉景宗言漢末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

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有

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

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

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
犬馬極輒易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
曳計向五十里乃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
大刀斷犬脰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
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
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
三寸所純是蛇但有眼處無腫子又逆鱗耳以膏著
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
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
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
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且出周
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
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
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
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
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
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
佗日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
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
以藥百日平復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
已飽鍼灸服藥矣不看脉便使解衣點其背數十處
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
創愈卽行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謂調
如引繩矣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樊阿彭城人從華佗學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
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
寸巨闕胷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

吳趙泉以善醫爲侍醫赤烏中爲丞相顧雍疾微時

孫權令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之悲曰
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雍
果空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

二十九

縣令泉縣之我其心于齊為禱瘡操藥聞之悲曰

信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醫術第二

晉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苟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

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繇此也卒不能用官至尚書僕射

單道開燉煌人自言能療日疾就療者頗驗後入羅浮山

魏詠之生而欠缺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悵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日半生不語而有半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

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詠之後亦至荊州刺史

南齊徐文伯東海人文伯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畱一瓢獻與之日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
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
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至蘭陵太守道
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個
儻不屬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
昔王微稽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
得之者繇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
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
者知此可崇不達者以爲深慮既鄙之何能不恥之
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
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爾乃爲水劑消石湯飲之
病卽愈除鄱陽王嘗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朱
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
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
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一髮而已病都
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
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
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
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

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喜嗣伯位
 正員外郎諸府佐派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
 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嘗複衣
 嗣伯為診之曰卿體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
 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
 冷水從頭澆之盡三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
 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
 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嘗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嘗有嫗人患滯
 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
 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
 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歲腹脹面黃眾醫不
 能療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蛇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
 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蛇虫頭堅如石
 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
 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
 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
 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
 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之竟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

注可差召鮑者久鮑也醫療既僻鮑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笄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日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薛伯宗善徒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栢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癰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栢樹爲之痿損

褚淵弟澄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瀉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仍吐一物如升涎暴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嚮者鷄二十

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焉

梁何佟之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
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克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
天監中爲尚書左丞

後魏周澹鄆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
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繇是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
德侯

陰貞家世爲醫與周澹並受封爵李潭亦以善鍼見
知子驥駒襲傷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
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畧盡其術針灸授

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
里競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

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修兄元
孫亦遵父業而不及修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

遷給事中太和中在禁內孝文文明太后時有不豫
侍針藥治多有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

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
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

康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

大命無逮未幾果亡遷雒時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與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爲王公不爲厝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雒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能處治又

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孝文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謩合水路赴行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驗孝文體少瘳內外稱慶及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濱乃大爲謩設太官珍饈因集百官特坐謩於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驗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幼攬萬幾長踵革運思茫茫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疴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女蕃方窮丹英藥盡砭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

篤療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進藥增封賜錢恩獎屢至况疾深於疇日業艱於曩辰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經高秩中暫解退比雖詮用猶未准舊量今事合顯進可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疋雜物一百四十疋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疋一疋出御驢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所齎竝至千疋從行至鄴孝文猶未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孝文疾勢遂甚感感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

王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精究其術而不宜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爲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臍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宣武自幼有微疾久未善愈顯攝療有効因是稍蒙所識拜廷尉少卿營進御藥出爲相州刺史入除御史中丞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

天下以療諸疾

崔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爲尚藥典御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後爲驃騎大將軍

李密爲散騎嘗侍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毋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繇是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父雄仕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右所稱之才初爲豫章王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辨詔徵之之才藥石多效天平中神武徵赴晉陽嘗在內館出爲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旣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旣博識多聞繇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繇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累遷兗州刺史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

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因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卽是本屬遂奏附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旣無所及復還赴州之才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

療

崔季舒初爲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時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嘗懈怠縱貧賤厮養輩亦爲之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治楊邢竝侍讌內殿文宣云子才兒

臣欽若等曰
邵字子才

我欲乞其

隨近一郡郡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

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下篋和醋塗腫上無不愈後爲通直散騎嘗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問其病錄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卽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人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卽覺手臂疼腫漸又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卽爲處方服湯比嗣明明年從駕還女已平復

後周姚僧坦父菩提仕梁高平令嘗嬰疾癩歷年乃留心醫藥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至討論方術言多會意錄是頗禮之僧坦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坦酬對無滯帝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嘗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帝令僧坦視之僧坦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帝嘆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嘗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嘗畱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王使直閣將軍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致危篤簡文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嘗有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克荊州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畱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謹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卽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卽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孳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日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

公賀蘭陵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
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
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
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
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勸使
急服便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
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
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
其家欣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卽瘳大將
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
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
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
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
曰不出四五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月遷途伯中大
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
帝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竝云
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
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
准之恒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

尋而太后崩四年武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縮短又不得行僧垣曰以爲諸藏俱病不可竝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取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武帝幸雲陽遂寢疾初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宣帝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診候知帝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旣重益思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開皇初卒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竒異叅較微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行於世姚最僧垣之子爲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武帝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多才何如王褒庾信庾信王褒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

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勅彌須
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
造請効驗甚多

稍該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
時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爽死後該稍爲時人
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
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
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子士
則亦傳其家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
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繇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爲散騎嘗
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泰
孝王俊有病帝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
本來相迎知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
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
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癩不
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帝奇其妙賚物百段煬
帝卽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
宅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

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

唐許胤宗嘗州義興人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桀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陽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于床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繇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迺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旣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與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繇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爾年九十餘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

其肯趣初仕隋開皇初為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魯
 州刺史庫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療權
 謂曰但將弓箭向梁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
 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
 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
 大夫賜几杖衣服是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八形圖
 各一卷

甄立言權弟也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
 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
 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
 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內有蟲當
 是誤食髮為之爾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
 小指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
 草醫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雒州清漳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
 監撰經心錄十卷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推步導引之術隱於太白山
 年九十餘視聽不衰高宗顯慶四年徵赴闕召見拜
 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初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
 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之間孟詵盧炤

鄰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昭鄰留
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昭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
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
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
邈居之思邈道洽古今學殫術數高譚正一則古之
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爾其推步甲乙度
量乾坤則維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昭鄰有惡疾嘗
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
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
行日月相推寒暑遞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
風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之嘗數
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
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嘗數也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
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癩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
息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
則亦如之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
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
土踊此天地之癘贅也由推水陷此天地之癰疽也
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

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人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呂才爲太常丞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總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五卷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醫爲侍醫永淳初高宗告頭重不能視召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卽愈矣太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叩頭請命帝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也卽令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碁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簾中出綵百匹以賜鳴鶴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再貶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集古今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梁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元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徵時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徵剝服色去師號因召

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何如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勞失護脉代乳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後唐孟繼瑜長安醫工帝留守時暴疾以醫効乃攝任洎帝起兵鳳翔繼瑜在長安謁見從至雒屢進方藥年內改諸寺少卿奉使涇州翰林諸醫莫得爲比陳立京兆人家世爲醫後唐明宗朝爲太原少尹集平生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

周張泳顯德初進新集普濟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尋以泳爲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候一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上覽而嘉之乃以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

冊府元龜 醫術二 卷之六十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相術

洪範五事著休咎之徵孟子亦云觀人之良莫良於
眸子劉歆所紀數術之學有形法焉所以辨骨法之
度使察形氣之首尾表其貴賤知其吉凶以極精微
之致也簡牒所記代有人焉咸著其微驗以彰其獨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五

異蓋繇專門精學積思懸解多言屢中遂幾於神且有隱跡閭巷不顯名氏邂逅胥遇恍若靈化固非恒情之能測也若乃善惡之興本乎心術殃慶之報速於影響則形貌之際休戚之數安者確乎而不易能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衰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周王使內史叔服會葬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穀也豐下必有後於供養者也收子葬子之身也魯國豐下蓋也

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鬬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能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

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其後竟立毋卹為嗣

晉司馬寅為大夫黃池之會吳晉爭先趙鞅呼寅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也下今吳王有墨國

勝乎國敵國也太子死乎乃先晉人時越伐吳獲吳子女王孫稱庸壽於姚吳

人告敗于王乃失晉人

趙平原君勝謂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白之起

為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

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

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秦蔡澤者燕人也游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

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

生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巨一作渠魍顏蹙鰓膝攣攣兩膝曲也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飲也刺齒當作齒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秦王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

蜂準長日摯喙烏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易出入

小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嘗身自下我誠

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

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

呂公者單父人好相人見漢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

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甲

侑諸客遂上坐無所語酒闌呂公固留高祖竟酒後

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福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箕箒妾酒罷呂媪怒曰公始嘗欲奇此女

與貴人配今公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

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高后

漢高祖初為泗水亭長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

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后后因餽之老父相后曰夫

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

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

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矣

吳王濞初封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

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事具帝王知臣門

黥布姓英氏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幾及人有

聞者共俳笑之後為九江王

鄧通為上大夫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

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通後寄死人家

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八

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

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

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縱豎也居三歲兄絳

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

侯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亞夫以河內守為將軍

軍細柳孝景三年為大尉五歲為丞相景帝三年以

病免相為人上變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衛青其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平陽公主家僮衛

媪通生青青冒姓衛氏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

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民母媪母也言鄭季正妻別於公主家也

青嘗從人至其泉居室

居室其泉徙所居也

有一鉗奴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李陵為騎都尉將五千兵出塞與單于相值武帝欲

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

降帝怒甚

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少失父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廼

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

蔡父大奇

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

生學問方進後至丞相

黃霸少為陽夏游徼

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

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

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

之終身霸後至丞相

王莽為人後曰履頷

後大也履短也頷頸也

露眼赤睛大聲而

嘶嘶聲破也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毳裝衣

毛之強曲者曰

毳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

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

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鷓目虎

嚙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

韋賢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

封侯後為丞相

後漢光武征河北以朱祐為護軍祐侍光武讌從容

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

姦收護軍

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

祐乃不敢復言

明德馬皇后徵時大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

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

力乃當踰於所生養賈貴人子是為章帝

班超為較書郎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書生爾

一坐所尊

則先祭酒稱祭酒尊敬之辭也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章德竇皇后融之曾孫也父勳坐事死家既廢壞數

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蘇文相者也和熹鄧皇后徵時文見后驚曰此成湯

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茅通相工也順烈梁皇后初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

十三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

貴臣所未嘗見也

袁逢使善相者相趙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魏高元呂善相人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乃呼

元呂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

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

太子是爲文帝年果終四十

劉良相者也文帝使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

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宋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

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日將軍當

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

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

位致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嘗伯而當有厄

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謂曹彪曰

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穎川荀

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紀其門戶欲嫁其

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日荀

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

阿驚爾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駕阿

驚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
 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
 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
 必死豫作遺及送喪之備或使索辦至下旬轉差垂
 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
 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
 之後合瞑疾動半夜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
 歎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
 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
 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
 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
 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竝
 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
 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立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去後
 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
 變俱起雙鳧無宅
一云厚味腊毒天精幽 流鳧于海
女坎為棺椁兂為喪車
 骨歸于家少許時當竝死也後數日二人飲酒醉夜
 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水也輅舉秀才

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宴許輅言切至還舍具以語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後聞晏颺皆誅舅乃服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覓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収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後卒誅死輅至少府丞卒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維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弩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繇後爲太傅鍾會繇小子幼敏慧時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嘗人也後位至鎮西將軍

張緝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之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緝後爲光祿大夫

蜀先主穆皇后陳留人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定益州納后爲夫人遂爲皇后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七位至大將軍封侯芝後至車騎將軍封武陽亭侯裕喜占候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先主銜其不遜誅之

吳大帝漢末舉孝廉時孫策初有江東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祿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當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孫皓少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

晉文帝初未定嗣而厲舞陽侯攸武帝時爲中撫軍懼不得立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錄是世子乃定

武元楊皇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

相者嘗相后宮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聘焉
簡文帝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
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媵婢示焉時李后為宮
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
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夢兩龍
枕膝日月人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
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孝文王鄧陽長公主
羊祜少時嘗游於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
好相年未二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祜後為征南大將軍建平吳之策卒年五十八卒後
二歲而吳平

張華為司空又得豐城寶劍嘗曰吾少時有相者言
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吾彥初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瑒杖節南征軍容
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
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後至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周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
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
更繇年爾訪小侃一歲大興三年卒於安南將軍梁
州刺史時年六十一

陶侃字士行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
監理當爲公若微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
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侃後至大尉年
七十六

陳訓善相術其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其侯
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聃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
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
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
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載洋好道術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美之
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
洋至丞相令史

王珍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
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搔擾不作士大夫矣後爲石
勒左司馬爲勒所殺

魏詠之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爲
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較尉詠之初在布
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
殷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前趙劉元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有屯留崔懿之襄

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嘗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

後趙石勒少時居武鄉北原時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嘗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鄆人郭敬陽曲甯驪以爲信然竝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

石季龍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前秦苻堅年七歲高平徐統遇之於路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

宋高祖義旗之建以檀憑之爲建武將軍高祖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爾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宣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高祖各領一陸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高祖初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竝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旣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

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桓循令韋叟相高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後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值大雪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公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

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後至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後至司徒

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者曰骨法如此

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爾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

李安民爲武衛將軍討晉安王子勛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南齊明帝胛上有赤痣嘗秘不言旣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帝大悅

宣孝陳皇后宣帝從任在外后嘗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政應是汝爾

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爾後爲持節督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卒年四十六

王僧虔少時羣從宗族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僧虔後爲尚書令年六

十

梁武帝初為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忽不見

高祖丁貴嬪生于樊城相者曰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

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侵感兼恐不得善終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

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士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為平北將軍典籤魏軍侵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為之後至鎮軍將軍因平縣侯

元帝初在尋陽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魏師入四十七矣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昭達性倜儻輕財尚

氣多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頰小虧損則當富貴初仕梁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位至司空

宣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

云此郎容貌非嘗必將遠致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史

後魏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賜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初讚未貴時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近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

馬

盧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三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後淵果爲安南將軍督關右諸軍事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

李訢字元盛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人都爲中都學生訢後爲司空侍中

郭祚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後至左僕射雍州刺史

北齊綦連猛初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周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卒以榮寵自單位至大將軍

段長遼西人龐蒼鷹太原人俱有先知之鑒嘗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曰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

相術

卷之八百六十一

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游
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
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屈天蒼鷹亦知高祖
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
蒙親識

暴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
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後累遷特
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雒人少時相者謂之曰君使
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

為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禘
武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官至侍中右僕

射

文襄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文襄歷試之聞劉
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
其子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
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

太原公即文宣帝初封郡

也曰當為人主聞文襄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
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
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炤人物皆如其言頗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叅軍

皇甫玉善相人嘗游王侯家文宣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文宣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官至丞相於嘗山長廣二王

嘗山長廣卽孝昭武成二帝初封國也

並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石動

榻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日整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遺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告帝帝怒召之玉遂炤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迴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

徐之才幼而儁發號爲神童劉孝綽嘗云徐郎燕額有班定遠之相後至左僕射

崔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爲鴻臚卿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惟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

後周門帝初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

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爾

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畧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後至大將軍

隋高祖初仕後周爲右小宮伯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跪對曰不過作柱國爾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美記鄙言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後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錄是出入公卿之門高祖徵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繇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當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王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隨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東宮面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執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先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請和相和謂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洎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間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擢也和言皆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韋鼎善相術初爲陳大府卿嘗與聘周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帝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時蘭陵公主寡帝爲之求夫選親衛栲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繇我爾遂以主降述述後除名卒年三十九

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弘後爲僕射

趙綽爲大理少卿守法稱職高祖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爾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帝爲之流涕

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述後至左衛大將軍參朝政

李景初爲馬軍總管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唐高祖爲譙隴刺史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

法非嘗必爲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良復遇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頓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郭弘道初仕隋爲尚食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旣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令公事驗之日賜賞金盆高祖太悅太宗初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虎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見後必繇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也而不知所在

乙弟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嘗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

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爾自是帝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相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大鼎後歷五州刺史而卒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馬周爲中書舍人岑文本謂人曰周爲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爾未幾周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雒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携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卒至武德六年俱配流

雋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雒邑之言則信矣
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
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謂杜曰公
當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
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
淹至京拜御史大夫簡較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
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象州
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
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肩又成必於梁益
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

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
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
願深自戒慎武帝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
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任未足動輔角右畔光
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授益州
都督武士護之爲利州也勅召天綱詣京師途經利
州士護使視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
召其子女視之見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
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武后時襁褓衣男
子之服乳母抱之而至天綱大驚令舉日瞻視又令

提行而觀之曰此郎君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若是
女後當爲天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
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
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角猶未大成
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
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
頂後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
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
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
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
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

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
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
是月而卒
高智周少時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
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又嘗引相工觀濟等相工
日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未
途屯躡高晚達而最爲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達者
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而濟
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
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後至文自左相同鸞臺
鳳閣三品

蕭嵩初娶賀晔女與雒陽縣尉陸象先爲僚婿時嵩
尚未入仕宣州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十年
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
時人未之許後果大貴嵩至太子太師象先至太子
太保

蔣子慎與鄉人高智周善同諾善相者相者謂智周
曰明公位極人臣胤嗣微弱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
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已
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
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挺舉進士開元中歷
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挺子
洌渙竝進士及第洌歷禮部戶部吏部三侍郎尚書
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中右散騎嘗侍時高氏
誅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後唐周玄豹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
人之鑒從遊十餘年盡悴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
秘旨旣長還鄉歸俗盧程寄褐嘗遊於燕與同志二

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
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
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後晉陽張承
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明宗時爲內衙都指揮使承業
俾帝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曰此非也玄
豹指帝於未綴曰骨法非嘗此爲內衙太保歟咸服
其異或問帝之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州帥時懿皇后
夏氏方事巾櫛時有悞旨大犯槓楚玄豹偶見之曰
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赫怒因解其言竟
驗太原察判司馬揆不同舍留其居忽謂揆曰公五
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回期揆數日後酒酣坐爲衣
領扼之而卒

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爲務不敢竝
語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
王安節少善賈得相術於奇士因事見末帝於私邸
遇謂人曰真北天王相也位當至天子終則莫我知
也

漢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邪後必有
兵甲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
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

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爲樞密使

周趙廷又世爲星官兼通三式而於袁許之鑒尤長於氣色清泰末胡果通爲司天監廷又專待詔內廷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宿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又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尋有恤緯之僭尋而晉高祖人雒翟光鄴權知永興軍膚革肥哲善於攝養趙廷又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